

五代史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二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

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搗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蹠齧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

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爲揚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竇爲指揮使竇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

誰家子賓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

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締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潞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宥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表誥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竇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

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頴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巳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因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

西山將老馬犬子漸大能咤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
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
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犬必大霧豈馬步獄
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
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
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
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
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藉
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
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
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弃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
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
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
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
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
飲博謹呼獨常沈厚長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
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
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

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
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
州士然走樊州遣其子師曷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
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
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
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濟
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
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
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曰一龍也是時契丹滅
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在八諫希範曰先王起卒

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
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
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
希範謝之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
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
常入謁希範呼閣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
乃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
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

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
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
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
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
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硃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
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
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
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
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
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

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
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
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呼贇曰吾
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
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
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
水東彭師曷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
以蠻蕃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
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曷詣可瓊計事瞋目

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魚紹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梃隨之突入其府劫

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曷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

卒事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遂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達自為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鏞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鏞於長沙鏞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

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瑋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瑋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
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
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
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
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
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
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
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
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

乃還岳州遣其客棧率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
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
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
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
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
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
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
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
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
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

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
貴頗不力農多恃執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
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
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
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間
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
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
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
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

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
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
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
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
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
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
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
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
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唐殷自

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
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

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

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

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膽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玖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

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鉢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

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

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

五代史卷六十七
四
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
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
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
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
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
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
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
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
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
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鉢敗儒於軒渚壇

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拜衣錦營爲衣錦城石
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
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
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
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
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
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
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
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
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

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
吾嘗欲以元璪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果召曰
願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璪亟召願還
願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
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
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
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
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
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
也乃以玉帶一匣打球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

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
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
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
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
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
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
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
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
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
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

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
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
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
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
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
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
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
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
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
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玉海中諸國皆

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
辭慢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
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
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
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
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頽頽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
攻之頽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頽母常蔽護之後頽將
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頽戰死元瓘得
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

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巳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

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侗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
思戴暉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旣年少進
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侗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
平侗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侗
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
大懼歲除盡工獻鍾馗擊鬼圖侗以詩題圖上進思見
之大悟知侗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侗囚於義和院迎
俶立之遷侗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
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

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
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
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
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
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
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
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
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
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
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

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牛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

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竒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蘖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

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錄世興城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眾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奔墳墓妻子而為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

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
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
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
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
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
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
啟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
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
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
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

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
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
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
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
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
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
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
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
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
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

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其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

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二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

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鱗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鱗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鱗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鱗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鱗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旣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

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鱗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啟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鱗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

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鱗以爲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鱗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恙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

已不及初文傑爲鱗造檻車以謂古制踈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龍啟三年改元永和玉仁達爲鱗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谷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

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姪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鱗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鱗饗軍于大圃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鱗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鱗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

殺鱗立十年是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啟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

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咎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

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鸞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鑿人陳寃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

士陳邲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邲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旣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劔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

居旁色變曦旣立而新羅復獻劔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贇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贇不笞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

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弃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弑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

涕自辨李氏如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之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啟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心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

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不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嘗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

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月丁丑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名仁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

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景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城江南錄亦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議以爲據遂以王潮光啟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年然其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未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嘗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取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僣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

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儀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劔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

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思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

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

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
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
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
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
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
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
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
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
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

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
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
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
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_{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
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戲艦于樓下謂穀曰吳
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
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
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
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
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

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即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

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曰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

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
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
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
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
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
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
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
牙兵衣食皆給予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
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秦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
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
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
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
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
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
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
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
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
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

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

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

史其後事具國史

季興與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

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口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

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
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
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
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
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
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
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
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
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
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

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
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驥腐
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爲
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
旻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
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訾奉書周
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爲李驥立祠歲
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
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
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訾間行使于契丹契丹

永康王元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元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元欲遣燕王述軌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爲皇后元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元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元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軌高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元欲爲述軌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辰所

敗德辰因取計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

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袞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弃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噐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

騮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袞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為黃驪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

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
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
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
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
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
丹自稱男述律荅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
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爲郭公
屈爾斯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
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

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
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
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
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
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
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
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
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
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
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

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
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
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贇多
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鮮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
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
太祖命以鐵槓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
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創遣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
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
融盧贇吾以爲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

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頽烏喙好學多聞善
談辯嘗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
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竒之或謂太祖
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
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
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
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
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
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
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

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顥為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已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顥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顥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

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於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

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劍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卧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

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爲人忍旻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銑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白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

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柰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

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論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是年世興滅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國滅凡二十八年餘

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

壬午	二	十九	二	四	六	七	六	同光	同光
癸未	二	三	五	四	八	七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六	八	七	同光	同光	
乙酉	三	五	咸康	白龍					
丙戌	三	六	是歲溥僭 乾貞 帝號改元	二	天成	寶正	是歲延 翰立	天成	天成
丁亥	二	二	大有	三	二	二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二	二			
巳丑	四	大和	二	四	三	二			
庚寅	元長興	二	三	三	五	長興			
辛卯	二	三	四	四	五	長興			

壬辰	三	四	五	四	五	五	是歲希 是歲元 範立	龍啓	
癸巳	四	五	六	五	六	六	是歲 是歲 相立	龍啓	
甲午	四	六	後蜀 明德	二	七	七	應順	應順	
乙未	二	天祚	二	三	八	八	應順	應順	
丙申	晉高祖 天福元年	二	三	四	九	九	天福	天福	
丁酉	二	南唐 昇元	二	四	十	十	天福	通文	
戊戌	三	二	廣政	二	十一	十一	天福	通文	
巳亥	四	三	二	三	十二	十二	天福	通文	
庚子	五	四	三	四	十三	十三	天福	通文	
辛丑	六	五	四	五	十四	十四	天福	通文	

萬曆四年刊

五十七

三

壬寅	七	出帝	六	五	元	天	四	天	四
癸卯	八	即	六	六	天	天	六	天	五
甲辰	元	開運	二	七	開	開	二	六	是
乙巳	二		三	八	運	運	三	天	是
丙午	三		四	九			四	德	是
丁未	天	漢高祖	五	十	是	是	五	三	是
戊申	乾	高祖	六	十一	歲	歲	六	二	是
巳酉	一	二月即位	七	十二	希	希	七	一	是
庚戌	三		八	十三	是	是	八	廣	是
辛亥	年	周太祖	九	十四	是	是	九	順	是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十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十一			
甲寅	世宗	七	十二	十七	十二	顯		德
乙卯	元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二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丁巳	三	天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四	會	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巳未	六	二	十七	二十二	十七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

萬曆四年刊

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
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
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
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
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
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
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
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
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
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晏嘗致書

于周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晏之志不以亡漢
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詔立贊為嗣則贊為漢
之國君不獨為晏子也晏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
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晏
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晏之志豈不可

哀也哉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

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

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于希

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長興二

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

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

蓋自大中于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

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

唐曆五年刊五代史卷七十一

五

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
希聲立不周歲卒為繆爾希萼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
氏之族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
圖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
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
辛亥湖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
舊史得其實○王氏世次曰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麟曰
和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
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
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
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
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
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
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
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遂除
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二年
十一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
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

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
乙酉實二十九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
年卒者皆繆也麟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
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
在位二十年蓋麟以天成年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
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
國志皆繆也麟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
史九國志連歷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麟見殺
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旻九國志云乾祐七
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
紀年乃顯德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
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旻乙卯生卒時年六十一子
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旻之臣其
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為轉寫差誤爾按保衡書
旻乙卯生享年六十立時年二十九當於乙卯歲卒是
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
甲寅歲也豈有旻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
然以九國志參較旻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
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
萬曆五年刊 五代史卷七十一 六十一

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

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

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

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

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

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
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
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
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
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
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
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
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
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
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

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
李嗣源闔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
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
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呪曰夏
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
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
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
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
白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

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歎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

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積在地方隅

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摠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摠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即

吾兒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摠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肯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

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竒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

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僊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及唐遣

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煎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煎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

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煎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

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
因求歸赫邈煎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
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
兔耳覆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
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淶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
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
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
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而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
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
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

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
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
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
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搃大同彰國
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
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
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
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
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
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豈爲爾今日

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軍
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
大敗敬瑭夜出止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
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
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
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
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
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
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也

而楊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
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
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
訣執手嗟歎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
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
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
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
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爲菑縣令
劉守文攻破菑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
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

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旣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

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巴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

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
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
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
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
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
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
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
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
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
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

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
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
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
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
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
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
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
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
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

憲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輿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管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

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爲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啟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

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
晉兵出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
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
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
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
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
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
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谷德光遣解里
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
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

原太帝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
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
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
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
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
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
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
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
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狀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
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

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

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

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
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
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
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
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
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
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
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
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
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

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
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
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
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
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
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
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
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
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
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
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
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
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
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
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
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
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卜殺胡
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
帝紀焉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

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萬曆四年刊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元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日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晉

元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元
欲德光死樂城元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元欲元欲
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
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
延壽猶豫不決元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元欲召
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元欲謂延壽曰
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元欲共入食頃元
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
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

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元欲召
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
貲元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
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
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弃汴州而北至鎮州
元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
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元
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
千匹元欲散之一日而盡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
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

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
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
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
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
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
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
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
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
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
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

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
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
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
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魯
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
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
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
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
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

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嘗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

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

五代史卷之二十三
四
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艫船戰艦首尾
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
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
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
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
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為庖者因其
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
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
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

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
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
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
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
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
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
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

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
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
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
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
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
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
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
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
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
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
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
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
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
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
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

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裹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裹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

并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貞善射多牛鹿

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

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噐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噐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
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
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
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
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
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
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
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此以北龍蛇
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
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

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
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
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
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
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中是歲乃晉天福
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年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
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
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
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蓋十
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
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
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耨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

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稼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

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集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

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

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义白鐵匱等其羊馬貨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刺來朝不知爲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

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靺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剝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壽徃徃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讎常過直徃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

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裒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待御乞埋鬼悉逋等族殺數十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

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

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
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
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
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
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
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
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
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二百餘城常以中國
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

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
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
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
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
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
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
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
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
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迪嘉施來請

命漢即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

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礪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星礪胡桐律大鵬砂牝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

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感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

五代史卷之十四
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

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芻糞駘駘之革其地宜白麥青蘄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

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
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
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
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
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米貢紅鹽鬱金羗牛尾玉氎等晉遣供奉
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
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
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

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
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
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
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
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
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羗皮乃可行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

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鄕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廬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廬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廬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臣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

三十七人候晉使者臣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甬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緄州緄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廬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

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王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滂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臣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臣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慶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

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
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
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
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
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
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
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
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
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誣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

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誣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
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
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
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
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
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
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
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

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
來元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
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
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僊
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
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
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
甥舅僊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
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僊宗東還乃止同光

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
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
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
時雋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
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
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
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爲入蠻
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梓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
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

五代史卷七十四
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
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臘
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
披氍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附牂柯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隣
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
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
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
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
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卷第七十四

書重刻五代史記後

五代之事歐陽公論之詳矣大都人倫之道
斯滅而人胥競於利故禍亂若斯之亟也南
雍故藏史刻歲久刊闕至不可句侍御胡君
捐所部贖鍰畀梓人重刻之余因集古本閩
本并監本參校同異凡是正睽違闕遺數千
百字俾綴學論世者有攷焉侍御名秉性豫
之信陽人蓋確持風裁而雅嗜墳索者萬曆
丁丑四月既望句吳周子義志

分校學正廖守俊

司鐫典籍李 涌

百字...

本...

射...

蘇...

世...

生...

善...



